人与自然

一卷冰雪

♣ 耿艳菊

雪下了一夜，清晨被雪盈盈的亮光叫醒，看窗外好一个冰雪世界，梦幻，诗意，洁净，刚醒来又跌入梦中，是美好浪漫的童话梦。

楼后杂草枯败的荒地，雪给它换了气象，新貌新颜，辽阔邈远，着上了远郊旷野的气质。有人走在那旷野里，渺渺如黑色的小珠子，在白玉盘里缓缓翻滚。

孤独的身影又像是在洁白的稿纸上挥笔写着烟火尘事的诗句，天苍苍，野茫茫，为谁辛苦为谁忙？

歌声划破寂静。楼下有人骑车而过，大声歌唱。路滑，车子醉醺醺，像喝了两斤烧酒。歌声却清澈嘹亮，铿锵固执，像痴人一腔热情絮絮说着一个清梦。

雪是寂寂长冬的精气神。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诗是俗世烟火的真性情。人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藏着生活的诗意和浪漫。

冰雪相拥的烟火人间，在此时清澈清宁，像深可见底的潭水，幽邃里亦有简单和纯真。一个人的赤子情怀在万丈红尘中是阳光照在白雪上，上下一色，天地俱寂，天光与雪光共辉映的绝妙风景。

张岱说，世间山川、云物、水火、草木、色声、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气；其所以恣人挹取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

冰雪之气是什么呢？张岱在《一卷冰雪文序》里写冰雪让鱼肉不败，能寿物；冰雪多，来年谷麦必茂，冰雪能生物；人也是借此冰雪的特质而成长。剑有光芒，山有空阔翠绿、夜气有水雾、月亮有烟霜一般白亮、竹叶有苍翠深红、食物的味道有天然新鲜、古铜器有青绿色、玉器有古旧的光泽、诗文有冰雪一样的气质。这些都给人启迪和丰富。

从烟火尘世的忙碌里走出来，探幽访古，追求心中的诗和远方，其实是到大自然里寻找冰雪之气，洗涤落满尘埃的心灵。

受用之不尽的并不是那些自然美景，毕竟人到底生活在俗世烟火中，柴米油盐里磕磕绊绊，不可能总是风花雪月。

这两年读诗背诗，深深感受到诗文冰雪之气的力量。

摩肩接踵的人海里，包里装着一卷诗文，内心踏实有方向。现实生活的压力和繁忙中，脑海里时常会蹦出一些诗句，宛若一阵清风吹来，人在奔波忙碌里少了些焦躁抑郁。

枕前也总要放上一卷诗书，睡前读读，平心静气，人平和，睡眠好，精神好，心情好，烦恼就少了许多。诗文的冰雪之气给人以清宁广阔的世界。

大自然的恩赐

♣ 喻 成

我特别喜欢雪。小时候每见下雪，都欢天喜地，在雪地里滚呀爬呀，和小伙伴们堆雪人、打雪仗，用一根一尺多长的竹片，从雪地上铲起一撮雪，抬脚顺势一磕，雪就随着惯性方向飞出，引以为乐。上中学后，每到冬季期末考试完，如果遇上雪天，就和同学们跑到公园的小山坡上打雪仗。不过这时已经不再用竹片子了，而是抓一把雪搓成雪球，互相投掷。好在雪球并不坚硬，砸在身上四散开来，并不伤人。如此疯玩着，像是释放考试压力，也像是为即将到来的寒假庆贺。

我见过最大的雪，反倒是在江南，当年我们部队所在的江苏宜兴。那年的雪，平地近一尺厚，当地人说几十年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雪了。我和两个战友跑到营区外的茶山上拍雪景，高过腰深的一垄垄茶树，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我们竟然爬上茶树，在积雪覆盖的茶垄上奔跑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化雪的时候，营房内的窗下时不时传来窗外沉闷的跌落声，像是装满重物的麻袋被从屋顶推下，抬头一看，却是屋顶融化的积雪顺着房瓦，大块大块地向地面滑落。

到了一定年纪后，就不在雪堆里嬉闹了，而是爱上了雪地散步，特别是在厚厚的、无人踩踏过的雪地散步。那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真好，那踩踏积雪时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真好，既有地板的质感，又有地毯的松软。如果雪犹未停，披雪散步又多了一种情调；外出办事，也尽量不乘交通工具，把出行当作一种雪中漫步的享受。

大雪纷飞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燕山雪片大如席”的句子。席卷而下的雪片，顷刻间将大地包裹得严严实实，不留一点空隙，像母亲夜晚给孩子掖被子，掖得严严实实，不留一点空隙一样。冰雪消融的时候，我会想起“残雪消融，细流淙淙，独木桥自横”的歌词。多有情调多有诗意呀。春姑娘就在这消融的冰雪中款款走来，挥一挥衣袖，就花香馥郁，绿树成荫，春满人间，点石成金一样神奇。

今年的郑州，雪多、雪大，好兆头啊。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不违农时，预示着新的一年，或将迎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物阜民丰。

灯下漫笔

昔日的声响

♣ 航 鹰

听觉，似乎比视觉对人更具冲击力、吸引力、影响力。人可以管住自己的眼睛不去看一些场面，却很难抑制耳朵不去聆听外界的声音。人生各个阶段会听到不同的声响，特别是年少时的声响，早已“存盘”于人的记忆深处。

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过往不同时代的声响。那些独特的声响，不应该随着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老去而消逝。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当今的年轻人无法聆听昔日韵律的“回放”。

文字是个无声的“哑巴”，我却选了这一难以实现的尝试，让文字去追寻那些远遁之声，记录昔日天津城市的声响，但愿不是徒劳。

虫 鸣

无论城市还是山乡，无论往昔、当今，还是未来，人类生活中失去鸟语与虫鸣是不可想象的。

儿童和大自然的关系，比他们和成年人的社会关系还要和谐，但如今的小宝贝儿们，接触自然界的机会太少了！例如捉蟋蟀吧，孩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会逮蛐蛐儿的，有的甚至连蛐蛐儿叫都没听到过，而我们小时候过夏天，一大乐趣就是晚上带着小瓶和手电筒，去犄角旮旯处捉蛐蛐儿。那时我家住在马场道一条老胡同的老楼里，后院长满了杂草野花，那简直是我的“百草园”！蟋蟀分为两种，唱得好听的尾巴分为两叉，称作蛐蛐儿；叫声难听的个儿大，尾巴分成三叉，称作三尾巴腔子油葫芦，不招人待见。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能够从蟋蟀大合唱中，分辨出来哪是蛐蛐儿，哪是“三腔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能满载而归。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儿来的会发声的昆虫，整个夏天都在举办昆虫合唱会。

人类肆意使用农药和杀虫剂，虫鸣几乎消失了，连嗡嗡飞舞的蜜蜂都少得可怜，靠蜂媒传粉的花果也就难以成熟了。

用网子扑蜻蜓、捉蝴蝶，是孩子们又一大乐趣。蝴蝶美丽却是哑巴，但一群蜻蜓飞舞时，它们翅膀的震动是会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的，尤其是个头儿最大的“大老青”，跟一架小轰炸机似的。大自然的声响只有孩童乐于倾听，成年人的耳朵早被俗事堵塞了。

叫声最响，也最难听的是知了。欧洲人管蝉鸣叫作“亚洲的声音”，我去欧洲确实没听到过知了的叫声。阔别多年，如今回想起来，连“蝉儿鸣夏”“蛤蟆吵坑”（文词儿“荷塘蛙声”）都觉得是悦耳的美声了。去年暑期，我住在蓟州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听到了久违的蝉鸣。午睡时间它们也聒噪，我却引为天籁，枕着知了叫睡了个香甜。入秋之后忽遇冷空气，知了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此时我才切实地体会到，什么叫作“噤若寒蝉”。

昔日的虫鸣，最吸引孩子们的当数蝈蝈，卖蝈蝈的小贩身后，总是跟着一大群孩子。拳头大的蝈蝈笼子是用细麦秸编的，每个小笼子里装着一只蝈蝈，一段黄瓜或大葱。蝈蝈和蚂蚱、螳螂可能都是表亲，模样儿大同小异。蝈蝈个头儿大，通身碧绿，振翅发声很好听。小贩挑的扁担两端装满上百个小笼子，颤颤悠悠走起来，让蝈蝈的大合唱响彻街市。

小 贩

昔日老天津人过日子，离不开走街串巷的小贩。平民百姓喜欢在家门口买些便宜的日常用品，即使殷实人家也不是总去大商场购物。小贩什么时间来是有规律的，如何吆喝也是分行当的。北京人艺老演员模仿北京小贩的叫卖声惟妙惟肖，我有幸看过他们演的戏，于是之、黄宗洛、朱旭、英若诚、牛星丽、林连坤……可惜我只会写文章，文学是无声的，无法像他们那样演唱。

清晨，也是卖菜小贩叫卖的时间，但我家附近很少见到推车或挑担卖菜的，因为有大沽路菜市场、小白楼菜市场两家大商场，鱼虾肉禽青菜调料应有尽有，人们都喜欢去那里采购。过了马场道，河西区那边平房区居多，谦德庄一带便是贫民区了，卖菜的喊声多有南郊、静海口音：“头茬儿韭菜——紫根儿嫩韭菜——尝鲜去吧您老——”“菠菜！小白菜！芹菜！一掐一兜水儿啦——”“黄瓜顶花儿带刺儿的——”到了初冬，家家户户存储大白菜，他们拉来满车天津人爱吃的“青麻叶”：“大白菜啦，一根棍儿的青麻叶啦——”“一根棍儿”夸的是菜心紧实、菜帮小，只有天津人听得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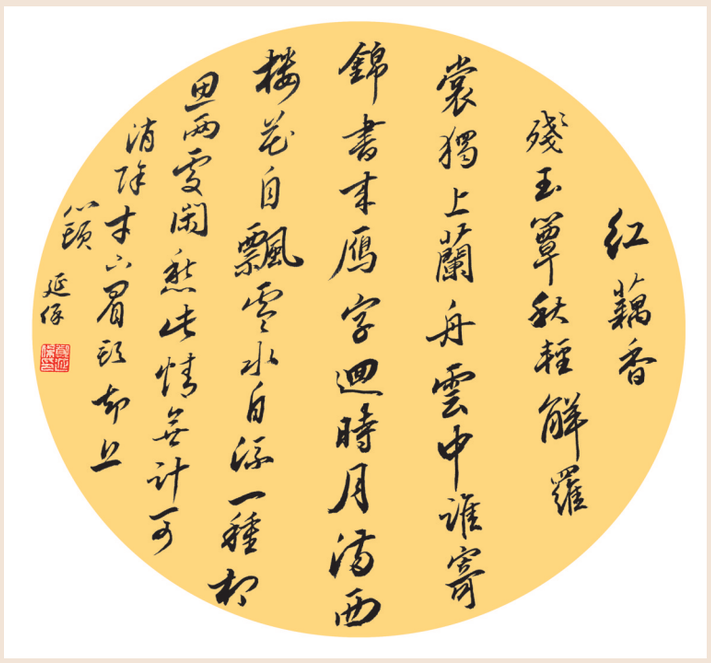
旧时代拥有缝纫机的家庭很少，女工针线活儿很重要，卖针头线脑的货郎应运而生。可能因为小百货品种太多了，吆喝不过来，货郎并不叫卖，手里拿个大拨浪鼓摇着走街串巷，妇女们听到嘣愣愣、嘣愣愣的鼓声，自会出来围上了货郎的手推车……

收废品的被叫作“喝破烂儿的”，“喝”字就说明他吆喝的声音很大。其实买的、卖的并不都是“破烂儿”，说成“旧物”更准确一些，但他还是高腔大嗓地吆喝：“破烂儿的买——旧家具的买——旧钟表的买——旧书旧报纸的买……”他呼喊“买”的发音介于“买”与“卖”之间，针对买卖双方都很合适。

旧时代女人留长发，梳得光溜溜，几乎天天得抹头油。大清朝那会儿男人留大辫子，体面人家男人的辫子得由妻子或佣人给梳理，从头顶到辫梢儿也得梳得光溜溜的，生活中也就自然少不了卖头油的沿街兜售：“生发油——桂花油啊——玫瑰油——黏刨花儿……”他的扁担两头挑着木匣，匣子里摆着散发各种香味的油桶，用个“小等子”称了油注入你自带的瓶子里。我很小的时候，在山东见过姥姥买头油，始终闹不清黏刨花儿是干什么用的，听老人们说才知道是用来贴鬓角的，怪不得清末民初老照片上的女人鬓角都纹丝不乱呢！我猜那可能是桃木刨花儿，因为桃树会流出桃胶，很黏。

傍晚，是卖花姑娘登场的时候了。不像欧美人那样卖长枝玫瑰或大束鲜花，她们挎着的小竹篮里，只放些很小但很香的花儿，温声软语半说半唱：“芭兰花儿——茉莉花儿——晚香玉啊——栀子花儿啊……”花儿几乎都是白色的，奇香。其中，芭兰花又叫白兰花，素有王者之香美称，比香水还香，余香能留存好几日。中国民间禁忌不喜戴白花，所以女人们买了却很少把花儿插在发鬓，而是用别针穿了戴在胸前。哪天兴致高了，她们会多买几朵茉莉花，用针线穿成串儿给女娃儿当项链。晚香玉花枝长，可以用水生在花瓶里，花骨朵儿陆续绽开，屋里能香上好多天。结婚以后我才明白，卖花女为何傍晚生意好，女人们为什么喜欢在傍晚买比香水儿还香的花儿，因为她们的丈夫快回家了……

暮色中，卖花女走过的胡同、小街，久久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馨香，连那远去的温柔声音都是有香味的。



一剪梅（书法） 郑延保

荐书架

《古陂的舞者》：打探非遗传承的现实与未来

♣ 萱 齐

近日，骏马奖、丁玲文学奖、三毛散文奖得主，作家朝颜最新散文力作《古陂的舞者》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为书写对象，创作时间长达五年，篇幅近30万字。

作家朝颜跋山涉水，深入赣南大地，用亲闻亲见的田野调查、真实自然的细腻笔触、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抚今追昔的急切企盼聚焦古陂蓆狮犁狮、兴国山歌、石城灯会、客家匾额、擂茶制作、围屋营造、唢呐“公婆吹”、客家古文、赣南采茶戏、赣县东河戏等非遗项目，在字里行间描摹出一幅赣南大地多姿多彩的非遗画卷：谢氏蓆狮舞动时的雄浑激越直透苍穹，舞者们用最嘹亮的呐喊宣泄一年来的苦与累，喊出来年的企盼与憧憬；黎氏犁狮舞动时，扶犁春耕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昭示着村民粗犷而原始的生命力于春天破土而出，意味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萧天长亲手做的“博士匾”在众人仰望的目光中一寸寸地抬升，翰墨浓香、匾额渊源和宗族凝聚力的文化品位立时酣畅淋漓、摄人心魄……全书针对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的尴尬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揭示了保护、传承非遗在商品经济时代下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传承人生存困境的逼仄尴尬以及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距离陌生化，读来无不令人触目惊心，扼腕长叹。

全书直面客家人沧桑无尽的历史过往、横跨经纬的地理迁徙、独特神秘的民俗风情，刻录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困境与悲欢离合，写尽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剧烈碰撞背后的辉煌与凋落。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认为：“朝颜的写作始终保持掘进姿态。她立足于非遗现场，写人心，写命运，写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聚五年之力，捧出一部沉甸甸的寻根之书。《古陂的舞者》接通古今文化脉络，以‘非虚构’的方式揭示赣地密码，以人文的眼光打探非遗传承的现实与未来，实乃气血丰沛之作。”

聊斋闲品

青灯有味似儿时

♣ 潘新日

青灯，一盏灯被百姓点燃，照亮了千万家，惠及芸芸众生，成为无数人的文明和希望之火，它是夜色的花朵，是夜色重幕中洞开的窗户，更是深夜挖出的一个小小的口子，流淌着烟火气，流淌着人间的奋进和挣扎，多少带有上进的意味在里面。

青灯上千年，无数悲与喜，它是岁月的日常，被现代的辉煌挤进历史。

如今青灯一词一直被冷落在唐诗宋词中，即便保存着“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如此灿烂的场景，可市井里流传更多的还是灯火如豆，光影茕茕，不妨看看古人笔下的青灯。陆游的青灯是：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乔吉的青灯是：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青灯竹篱茅舍；汤式的青灯是：深巷静凄凉成阵，小楼空寂寞为邻，吟对青灯几黄昏；吴文英的青灯是：寒泉贮、绀壶渐暖，年事对、青灯惊换了；史达祖的青灯是：露蛩悲，青灯冷屋，翻书愁上鬓毛白；方回的青灯是：细参素问心无病，勤剔青灯眼未昏；李新的青灯是：雪霜满天冬夜永，地炉无火青灯残；孔平仲的青灯是：青灯弄微风，败叶鸣疏雨；王安石的青灯是：伫子终不来，青灯耿林壑；于谦的青灯是：独对青灯坐夜阑，客边衣薄不胜寒；黄庭坚的青灯是：小雨对谈挥尘尾，青灯分坐写蝇头；贺铸的青灯是：欲知老子消怀处，静夜青灯一卷书；范成大的青灯是：归樵冻髭搜好句，山馆青灯对明灭；李商隐的青灯是：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宋濂的青灯是：更阑共软语，秋花上青灯。你看，青灯下有写实、有回忆、有凄凉、有惊喜、有寒冷、有奋进、有悲切、有荡然、有夜读、有书写、有沉思、有嗟叹、有季节轮回，好多好多，青灯囊括了一切。

古人也好，今人也罢，青灯都在，只是，现代人的青灯，只在有梦人的家里点亮。

想起了真正的青灯，那盏用青布作灯罩，闪烁在古代寺庙里的灯火，多素、多冷清、多安静，一心向佛，一心修禅，一心普度众生，而且带着希望，带着虔诚，带着无限的光明。而民间，早年如豆的油灯、烛火、煤油灯，如今苦读的电灯，深夜的清贫之灯，都可泛称青灯，它不但包含着读书人的墨香，还包含着寻常百姓家的穿针引线，更包含着研究者的苦苦求索。当然，我理解的青灯还包含父母亲的含辛茹苦，洞开的窗户里，微风轻轻拂过，灯火便随之晃动，倾斜着冒出一缕细细的黑烟。摇曳的青灯驱赶着屋子里浓浓的黑夜，照亮着未来，照亮着前行的路……

如此，青灯成了寻常老百姓家的灯火。同时，它永远不属于富豪和官宦仕族，不属于喧闹和辉煌，它只是小小的光亮，照耀着平常人的心。

仔细回忆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面对青灯的时候，我们挑灯夜读过，我们秉烛思考过，我们掩灯失落过，不论何时何地，青灯都是我们生命里一盏永远亮着的光亮。灯光下，有过飞蛾扑火的场景，有过蛙声一片的经历，有过蟋蟀和虫鸣的相伴，有过细雨淅沥的乡愁，有过电闪雷鸣的震撼，有过悲喜交加的感触。真的要感谢这盏青灯相伴，一朵尘世里小小的花朵，不仅将我们的肉身存活，还要将我们的精神养活，虽然，我们的灵魂还在蜗居，无尽的夜晚，青灯下会滑过故乡的明月，滑过父母的关怀。

青灯，远离孤寂，在安静中为挑灯者开拓出一片丰富、滋养的新天地，犹如花落银缸，宛若红袖添香，营造出自己的人生斑斓，缔造着自己的生命辉煌。

我们不可能远离灯火辉煌的多彩世界，不可能逃离亮如白昼的夜晚，但我们可以固守一种信念，固守一盏青灯，把自己的理想点燃，再亮的灯，都是心里的青灯，永远亮着……

民间纪事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 张向前

飞絮一般刚落故乡，热心的诗人黎二愣老师就组织一帮文朋师友聚会。文友相亲，一张张笑脸，让高铁拉扯的心，瞬间安静下来。大家都豪放爽朗，喝酒、唱歌、朗诵、作诗、背名篇……各展其才。这座被称为“甜城”的城市，因了一些人而更甜，让人蜜到心里。

初始打算，回老家安静地待几天，抽时间看看书就行，以陪家人为主，绝对是没有写作计划的。不想到田间地头一转，止不住有灵感，写作冲动汹涌而来，便从了意念。田间地头没有人，大家都忙着过年。一屁股坐下来，满眼是庄稼、野草、荒地、山川、河流……心里澄明，掏出手机，文字如流水汩汩而出。没想到，开始了就刹不住车，每天上午使命一般，坚持写了九篇文字。回到县城里，我借住小妹家，一些熟识的友人要过来聊天、摆龙门阵，都被小妹挡了回去，理由是我要“做作业”，心里还是觉得对不起友人。这些文字，算是一个在外飘荡多年的游子送给故乡的一朵小红花。

回乡，访友是免不了的。周英德是本地诗人，与我素有往来，是文友，也是诤友。每次回家，都会相约叙谈。他有一辆五菱微货，帮人运送东西，或者售卖时下农产品维持生活。诗人白天忙碌过后，约我晚上去坐了渡船，身影在河里醉酒似的晃了又晃。不知他会不会就此写下新的诗？于他之前，我曾约一个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白天去坐船，他说有事去不了，口气有点急促，让我多少有点遗憾。人活在这世上，本不自由。多少人能自主自己呢？我们都被无数的看不见的经线和纬线穿过，被捆绑，或被裹挟；被安排，或被激荡，千疮百孔，身不由己。这条河不能渡他，或者说这条船不能渡他，这世上总有一条或平缓，或湍急的河流可以渡他。生活本无事，心念自扰之。在这一点上，我们都一样。南方的江浙之地，在他即将要去的地方，或许有他的河流，他的渡船。河流的大小，渡船的快慢，是他所适应的，与别人无关。

抽时间去看了教小学数学的陈老师，三十多年的光阴，在她身上留下了印痕。她是病中身体，透析过几次，但精神甚好。听她说得此病五年了，能挺过来也算奇迹。上学时，她很有办法教育学生，很多同学怕她。我也怕她，她曾经专门“拾掇”过我，把长歪的树苗矫正过来，让我能走一些直线，少走许多弯路。同学阿东皮得很专业，老师经常耳提面命，他仍是一如既往。我是学习和顽皮参半的那种，半罐水响叮当，老师多少有点恨铁不成钢，语言上自有轻重。她是一条“渡船”，渡了少年时代的我。正是这样的原因，我回乡时要去看看她。如今她也和母亲一样，向岁月缴械投诚，安然于岁月自身。我说话的时候，她静静地望着我，就像望着当年那个有点调皮的学生。我说她听，与当年她说我听，刚好调了个个儿。光阴向深处走去，再不能倒转，我心中踉跄不安。她的丈夫孙老师教化学，身体倒还好，除了年龄增长了几岁，其他的似无太大变化。他身体康健的基础，或许和我一样，来自从军时的那段历练。我曾经与他喝酒行令。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被孙老师淘尽，不胜酒力，软软败下阵来。他，青山依旧在。

重龙山永庆寺的住持智常法师在朋友圈见我回来，微信约我上山喝茶。向来对佛门敬重，心意向往，后因俗务缠身，未能成行。曾与法师有一面之缘，在山巅之上喝茶聊天，谈人生，论佛学，云淡风清之下禅意悠然。永庆寺藏品颇多，有苏东坡、黄庭坚等名人的书法碑贴，有袁牧、曾国藩、张大千的书画，尤以黄庭坚的《幽兰赋》碑最为名贵，谓稀世珍品。可惜无缘得见，却禁不住心中仰慕。印象里，法师写作、书画、佛学似乎都精进，且在作协、佛协兼有职务，有“儒僧”之称。谈话末了，法师挥毫题写，相赠两字：天道。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写得圆润开放，是天道酬勤，还是天道自然？这两个成语辩证而相对，相反相交，相辅相成，让人不好琢磨。法师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作？即便仅仅这两个字，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参悟透彻，方棱的我亦然。告辞起身，法师送至山门。自此一别，已是多年。前两年，法师也曾约我，奈何凡心太重，亦不曾赴约，心中甚是愧疚。双手合十，请大师谅解。他日再回，先去聆听法师教诲，或许可以写下一些文字，让吾心稍安。

人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不论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熟稔的、未曾蒙面的陌生人，世间圆融，或许都可以在恋恋红尘中心心念念。鲁迅先生不是有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是写作，也是生活。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看似很远，其实很近，仿佛触手可及。